

那日与三毛家人聚会。席中谈及如果三毛还在人世，今年已72岁。72岁的三毛不知是什么样貌。我道：“三毛、张爱玲是华人文学两大奇葩。只是张爱玲是恒星，三毛是流星。”思绪回到1987年的一日黄昏，电话响起，那头有着美丽细致的声音：“是幼春吗？我是三毛啊！”

一时愣住，心噗通狂跳着。我如一般读者，写一封信给三毛。三毛说她读完我的信之后，就直接拨电话。一个屏東乡下女孩，一个远从加那利群岛回来的奇女子，因为一封信，有了连结。

第一次与三毛通电话

人与人之间的相识，有着一份不可说的缘分，仿佛一切都在冥冥之中，早有安排。那时三毛风华正茂，每天收到信件数百封，而我只有写给她一封信笺……似乎是早已相识，彼此闲话家常，她提及我信中有一段话，她深受感动。

“前几天皇冠杂志社编辑朋友来访，有人一旁起哄要先生谈谈如何与我相识。外子说出一个景象，一个自己不曾知道，未曾提起过的一件事，那个画面犹如电影里长距离慢拍动作特写般：屏東乡下一幢红瓦老宅，黄昏时分阳光洒射在一位身着棉质宝蓝洋装、系着鹅黄色腰带的纤细女子身上。墨黑色的眼睛、披露着长长直发，静静地专心喂着瞎眼祖母，一口饭，夹着一口菜。外子认为，一个能以继夜侍奉、照顾看不见的阿嬷，而面无难色的女孩，还有什么事她不能做，一个人的内在美德，传统的中国典雅温柔，在她身上自然显现，刹那间，他内心已经认定眼前这位女孩将是他一生的伴侣。返回台北之后，他悄悄地刻两方我们名字的印石，在结婚证书盖上最美的见证。听完之后，我两眼微湿……一个小小动作竟然让我拥有这份美满的婚姻。”

我们聊及倪匡、金庸的科幻、武侠小说……舍不得挂电话。三毛说晚上要去喝喜酒，什么都没准备，最后叮咛我，把她住家及妈妈家电话、几点在哪个家时间详细要我记下。至今回想，第一次通话三毛就那么放心与全然信任，内心激动澎湃。这一切只能归于缘分。

第一次与三毛见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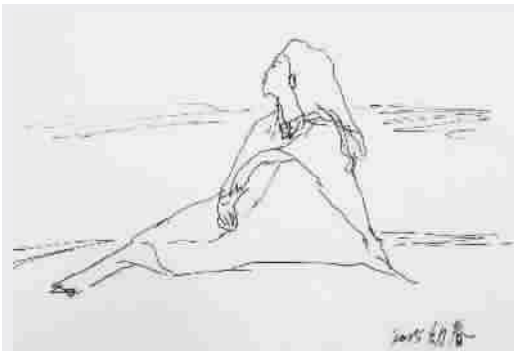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是在1986年舞台剧《棋王》的演出。那不是说话的时机，匆匆送她一束白色的花。同年在第三届联合文学文艺营。三毛讲述红楼梦，我坐在台下靠走道的地方。是欣赏她最好的角度。三毛盘起长发，橘色棉衫，搭配淡蓝色牛仔裙，系上咖啡色的凉鞋，古铜色的耳环晃动，手颯随着语言动作在空中叮当叮当响起，像极从辽远沙漠中走出来的女子。

三毛说她本人比照片好看，的确如此。眉目神采，身材韵致，脸蛋清丽，演讲红楼梦尤其传神，不论人物、装扮、形体、性格…特别是提到色彩：“宝玉出家 in 白色皑皑大雪中，披上红色大斗篷……”声音里抑扬顿挫，是文字写不出来的。三毛真是美丽又深具魅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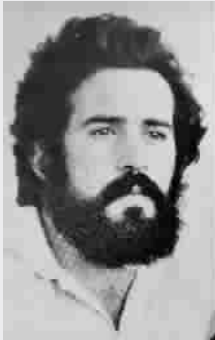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次收到三毛的信

从1987年1月23日接到她第一通电话，我几乎都在深夜接到三毛的电话，在电话中闲聊彼此的红尘心事，同年八月三十日，才第一次收到她寄给我的信笺。三毛的字迹有着刚烈的笔意，她的信笺，美丽得像一篇散文。

“幼春，《棋王》时收过你的花，二十日才在近处见到你的人，然后又是一束花。你当然知道我爱白话，因为那也是你喜欢的对不对？照片



■ 永远的白玫瑰——幼春为纪念三毛而作



■ 三毛的挚爱荷西



■ 文静而时尚的三毛



■ 三毛弟弟陈杰(中)与幼春(右)和她的女儿合影

永远的白玫瑰——忆三毛

◆ 薛幼春

【作者简介】

薛幼春 台湾艺术家、三毛生前闺蜜。1957年出生于台湾屏東县。与先生李永裕以画为友，走遍世界。相继在美国、意大利、中国举办多次绘画艺术双人展以及个展。2000年薛幼春与先生李永裕受邀北京中央电视台采访。如今，薛幼春在台北她的彩田艺术空间从事儿童绘画教育，她的许多学生屡屡斩获台湾以及亚洲少年儿童绘画大奖。

你，你知道我不是不关心，而是对你没有用。

“西班牙男友已散了，其中因素很多，我想交往以后，我最讨厌他的就是他对于任何人都没有一丝一毫的爱心，他很自私很自私，算了……这只是我单方面的决定，目前他在德国，并不知道，我也没有写信给他。荷西的迷人，在于他实在是个爱生命，爱人类，爱家庭又极慷慨的人。不能比较，荷西是亲人。

“幼春，同是西班牙人，云泥之别。我不要了，人真是相爱容易相处难。讲了那么多，反正我不要了。说来说去，我还是在想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的爸爸和妈妈。我不知你妈妈现在心情如何，亡人之心苦，只有过来人才知道，即使你如何去善待妈妈，也没有法子取代爸爸的位置……

“幼春，我近来写稿很少，你说如我开文艺讲座有没有收入？我无人可以商量，只有请你做参考。希望下次写信，给你写些快乐的事情。

“幼春，你对我好，心里当你亲人似的。”

看完整整三大张信，尤其是看到信末“心里当你亲人似的”，鼻头一酸，蒙蒙泪水在眼底里，更深入了解她心中不为人知的苦与无奈，特别是在情感方面。

三毛曾说：“感情方面是要心甘情愿，要让她心服的人，才能把自己全然给他。”荷西是她生命中一则童话。短暂的六年婚姻，甜美如花。

■ 途中的三毛

■ 幼春说她这照片神韵最像三毛

第一次到三毛的家

三毛牵着我步入她在父母家的卧室，入眼就是荷西送给三毛的结婚礼物，荷西在沙漠里都快走死、烤死了才捡到那副完整的骆驼头骨。三毛说在撒哈拉沙漠，那时候，他们一无所有、家徒四壁。穷困到考虑米饭蘸盐巴，还是蘸酱油，哪样比较省。但是在西属撒哈拉沙漠时期，却是她婚姻生活、精神最幸福又饱满的时光，写下一系列的撒哈拉沙漠的故事。她说因为战乱离开她最爱的沙漠，也是他们夫妻悲剧的开始。

三毛把《我的宝贝》一书中的珍藏，全部拿出来。一件件细说着它们的缘由。那夜三毛天真又开心，在她五只手指戴上不同款式的戒指。她要我选哪一只最美、最喜欢。当下直觉指一只最古老、银镶嵌蛋形猫眼石的戒指，三毛率性拔下，顺势戴上我的无名指。这只三毛初至德国念书，男友送的订情之物，就这样因缘分会送给了我。

环视不到两坪的小房间，触目所及都是三毛和荷西的共同回忆，从床铺到彩瓶、铜盘……床头柜摆着骆驼头骨，旁边好几张荷西独照，照片中荷西不笑，满脸胡须有着幽深迷人的眼神，似乎望着很遥远的地方，在等待另一人来相会。

那晚夜凉如水，我们从健康路散步至她自己的公寓。沿途三毛和大楼管理员打招呼、向巷口杂货店老板关切淹水、话家常，平和近人的举止、不卑不亢的气韵，不像是名满文坛的三毛，像是邻家的女儿。等迈入三毛的小木屋，我整个人被震撼住。三毛不愧天生的艺术家，尤其是色彩运用，灵活绝妙，桌布、椅垫、床罩，在衬托女主主人活泼和热情心灵。阁楼摆饰有牛车轮、美浓伞当灯罩，竹风铃、蕨类……门坎外，又是另一个天空。三毛一一指出哪棵是桑椹、樱花，身处红尘滚滚，小木屋更显幽静。

夜色容易使人脆弱，晕柔灯下更让人忆起往事，原以为伤痛已过去了。然而当三毛提到荷西，仍然热泪如倾。24年前，三毛嚎啕大哭的情景，如今仍旧历历在目。在当时我只静默，任何语言都是多余，泪眼相对。她说，哪天到彼岸，碰到荷西，一定要先打他几下：“为什么只留下我一个人？那么苦……”荷西一走，她的天地破灭了。

晕黄灯下，三毛的话语、嘴角漾起的小梨涡、眼神波动无一不美，一身已无岁月，真情自然流露似童子。

第一次听三毛讲荷西

1987.12月12日，又收到三毛一封长信。

“幼春，如果不是病得不想活，不会去荣总看医生，现在不谈我身体。不必谈。其实那天你来，我很累很累，但我不说，我不能与你再谈，原因是我撑不下去。那天看你上车而去，心里有一丝痛楚。

“初恋是人生第一次的苦果，如果成了，倒未必是一种完美。爱情如果没有柴米油盐当然容易。我倒认为，没有嫁是十分自然的事。不是我残忍，一个人的人生，必然要有憾

事，这才叫完美。不然公主、王子结婚去，哪来的后来。婚姻已如你所说，是最复杂的功课。家的世界其实等于一个宇宙，其他人生的经验可以不必追求，因为你已为人妻，为人母。我说话这么直是认为，朋友之间，贵在彼此爱。你的才华高，但心不能高，因为你是母亲。我总以为，一个人，做人要眼低手高，才是智者，我们心中不生幻念，才叫落实。

“我的家很平凡，我在任何地方的家，都比台北美上十倍，当时有荷西，我将一生的爱，生命，才华，经验，只用在‘给他一个美满的家’这件事上，而且，有成就感。

“荷西这个男人，世上无双，我至死爱他，爱他，爱他，死也不能叫我与他分离。经沧海，除却巫山，他的死，成全了我们永生的爱情、亲情、赞赏。我哭他，是我不够豁达，人生不过白驹过隙，就算与他活一百年，也是个死，五十步笑百步。但我情愿上刀山，下油锅，如果我可以再与他生活一年，一天，一小时。我贪心……

“你说得太对了，女人的美，在于情操，外表是一时的，在情操上，你我都要不断提升。

“那天你来，穿得那么美，我很感动，你来我家，穿得那样，是你对我的看重。你个人对色彩又何尝不懂，你也懂。近来我不太收集东西了，总觉得，多收多藏，到头来人走了也带不去。但一个人什么也不要，也不求，人生有什么好玩？”

永远记得1991年，1月4日，那天整日心神不宁，泡一盅金仙，放一张梁祝CD，刚好是(哭墓)那一段。突然，电话响起：“薛姐，我是丽婉。三毛走了……”

三毛走了，走得令人来不及发出一声叹息。此刻才明白三毛曾跟我说过：“一个人最快乐与痛苦的时刻是最最寂寞。”她未留只言半语倒是她本身性情。犹如宝玉在《红楼梦》所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不再胡闹了，完事了。”她生前十天与我夜谈到凌晨三点，也跟我订下演讲之约。事后，去探望陈爸爸、陈妈妈。陈爸爸沉稳地说，他一点都不意外。是三毛的选择，他为人父亲只能尊重。也没有孝或不孝的事情，她就是失去活下去的力量。

现在细细回想，对于死亡，早已预兆了，其实荷西的死，她早已死过一场，如今挥别万丈滚滚红尘，去赴一场早已约定的生死之恋。

出生是最明确的一场旅行，死亡难道不是另一场出发？

三毛今生似是调皮、千变万化的精灵，人生只短暂48个年头。我何其有幸与这样奇女子相识、相交一场。报纸、杂志、媒体有关她的离去，做了很多的猜测及注释，然而在我内心深处，她是一朵永远的白玫瑰。这辈子再没有看到那么风华无限、美丽动人的女人，对她只有永生永世的怀念。



双周刊 第428期